

# 陀斯妥夫司基致兄米海爾書

陳道希譯

弁言：

下面是陀斯妥夫司基原書的全帙，在一八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他被判死刑的那天，寫給他哥哥米海爾的。祇有這信的第一節曾經刊佈過。這裏是第一次全刊出來。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原書現時已佚。但是陀斯妥夫司基人所手鈔的一卷鈔本，是在中央文牘保存所（Central Archives）保存着。這信現在已經公開了。

米海爾終於得了准許去會了費沃特，（陀斯妥夫司基之名）在他將要動身赴西比利亞之前。在米劉哥符的回憶錄裏，講到費沃特臨別時對他哥哥說：

「在這三閱月中我經歷了不少；我的意思是，我在我的內心中經歷了不少；而現在哩，還有許許多多事物我將要去看，去經歷。有許多東西可以寫出來呢。」

(357)

——自彼得保羅堡，十二月廿二日，一八四九。

哥哥，我珍愛的朋友！一切都定了！我是被判定了去做堡中（我信，是在奧倫堡的堡中）的四年苦工，期滿後去服兵役。今天，十二月廿二日，我們被提到西米諾夫操場上。在那裏，死刑判決文在我們一千人面前宣讀了，我們受着指導吻了十字架，我們的劍在我們頭上折斷了，我們最後的裝束弄好了（白衣。）於是三個人綁在柱上候決。我是第六個。三個人一批提了出去；最後，我是在第二批中，可以讓我活的時間不過一分鐘。我想到你，哥哥，和你的親人；在最後的一分鐘裏，你，只有你是在我心中，祇在那一霎時我看實了我怎樣地愛你，親愛的我的哥哥！我又設法同立在近旁的潑萊許甫以及杜羅甫擁抱，對他們訣別。最後，退陣的金鼓響了，在柱上綁着的一千人提回去了，他們對我們宣布，說皇帝陛下赦全了我們的命。於是定了現在的這個判決。派姆獨得了赦，恢復了在軍中的原級。

他們剛剛對我說過，親愛的哥哥，說今天或明天我們就要動身。我要求會會你。但是他們對我說，這是不能的；我只可以寫這封信給你；趕緊給我一封回信，能夠怎樣快就怎樣快。我恐怕你或者已經得到了我們死刑判決的消息。在囚車的窗中，當我們被提到西米諾夫操場去的時候，我望見一大堆人；或者這消息達到了你，而你便為我難受。現在，你將因為

我的報告而寬懷些了。哥哥！我沒有灰心，我沒有喪氣。生命是在無論何處都是生命，生命在我們的身內，不是在我們身外的。許會有人們近在我的身邊，就在人們中間做一個「人」而且永遠地做一個人，在不幸所給與我的無論什麼境地中不灰心，不屈服——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生命的工作。我已經看清這個。這個概念已經深入我的肉和血中。不錯，這是真的。那個曾經在創造着，在度着最高的藝術生活的頭顱，牠曾經看實了而且習慣了精神的最高的需要——那個頭顱已經從我肩上砍了下來。所留存着的是被我創造出而尚未被我實體化的那些記憶和幻影。牠們將要給我創痕，這是真的。但是在我的心中，在同一的肉和血裏面，仍然留存着一些能夠愛，能夠忍，能夠欲，能夠憶的東西，而這種種就是生命。

「人看見着日光！」現在哩，再會吧，哥哥！不要替我苦惱！

現在說說物質上的東西吧：我的書籍（我的那本聖經仍在着）以及我幾頁的鈔本，那篇戲劇和那篇小說的草略（還有那篇做成的一個孩子的故事）都已從我這裏拿了去，在所有可能的範圍中將要由你得到。我又把我的外套和一些舊衣服遺存下了，你可以差人來拿的。哥哥，現在我也許要走長路。錢是省不來的。親愛的哥哥，當你接到這封信時，倘若能夠弄到些錢，請你立刻送給我。現在我需要錢甚於需要空氣（為一個特別的用途。）請你也寫幾行

(360)

信給我。倘然莫斯科的錢寄來時，——請你記得我，不要撇棄我。好了，盡于此了！我是負着債，（註一）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吻你的妻和孩子。常常對他們提起我；使他們不要忘記我。或者，我們將會有重逢的一天呢！哥哥，望你珍重着自己，珍重着你的家人，安靜地，謹慎地生活着吧。望你顧念你孩子的將來……積極地生活着吧。在我的內心，從來不曾有過像現在這樣健全而豐饒的精神生活活動着。但是我的身體能支撐不呢？我不曉得。我將扶病而行，我正患着淋巴腺炎。但是不能耽心！哥哥，我一生所經歷者儘多，沒有事足以使我畏懼了。什麼要來，就讓牠來吧！我一等到有機會，就要寫信報告你關於我自己的情形。請你代我向美可夫家告辭並致最後的祝頌請對他們說，我感謝他們對於我命運的無間的關心。請你用最熱摯的態度替我向友瑾娜比特羅芙娜（註二）說幾句話，我祝她幸福無量，我將永永懷着感恩的敬意記得她。請握握尼古壘阿普魯諾維志（註三）和阿普龍美可夫的手，以及所有別的人們。請你找到楊諾夫司基。握握他的手，謝謝他。最後，請同一切還未忘記我的人握握手。還有那些已經忘記我的人——請也替我對他們致意。請吻我們的兄弟科兒雅。寫一封信給我們兄弟安得利使他知道我的近况。請再寫信給叔叔和嬸嬸。這我用自已的名義懇求你，請你替我問候他

們。請寫信給我們的姊妹們：我祝願她們快樂。

或者，我們將會有重逢的一日呢，哥哥！珍重你自己，生活下去，看上帝的愛的面上，直到我們再會見。或者會有一日我們將互相擁抱，追溯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希望；這些，在這個時候，我正血淋淋的從我心頭挖出來，去埋葬牠們。

難道我將永永手中沒有筆了嗎？我想四年以後會當可能。我將來能寫出的東西我將統寄給你——假使我能寫出來的話，我的天！多少的幻想，在我心中生活過，重新被我創造過的，將要毀滅，將要在我的腦中消滅，或者將要像毒計一般地擠出在我的血裏喇！不錯，倘然他們不許我寫的時候，我將要毀了。還不如十五年監禁，而手中有着一支筆的好！

寫信請寫得更頻數些，寫得更詳細些，事情更寫得多些，多些。在無論那一封信裏，請把一切家庭瑣事，細碎不緊要的小節，都寫給我，不要忘記。這將予我以希望和生命。只要你曉得在這裏堡中你的來信怎樣地振作我。這最近的兩月半的時光，那時寄信接信都是禁止了的，對於我是萬分難受。我病了。那你不送錢給我的這件事實，常常的使我替你憂慮；這好像足見你自己是十分拮据！再吻一下你的孩子們；他們可愛的小臉常在我的心頭。唉，他們快樂！你自己也得快樂呢，哥哥，請你快樂！

陀斯妥夫司基致兄米海爾書

但是不要憂慮，看上帝的愛上，不要替我憂慮！千萬相信我不灰心，千萬記住希望並不會拋棄了我。四年中我的命運將漸入佳境。我將為一個普通兵士——不復是一個囚犯，而且，請記住會有一日我將要擁抱你。三刻鐘之內我已在死的掌握中；我就抱着這想頭度過了這段時光；我已在最後的一瞬間，而現在我又再生了。

要是任何人對於我有着惡的記憶，要是我曾經同任何人爭鬧過，要是我在任何人心中造成了一個不快的印像——請你對他們說，他們須得把牠們忘了，倘若你要去會他們的話。在我心中，沒有怨沒有恨；在這一瞬間我將親愛地親愛地去擁抱我舊友中的隨便那一個。這是一種慰安，我今天已體驗到，當我在臨死時向我所愛的人們說再會的時候。在那當兒我想起那死刑的執行的消息將使你痛死。但是現在哩，請你放心，我仍然活着，而且在將來還是活着，抱着一個總有擁抱你的時候的想頭。只有這想頭現在是在我心上。

你在做什麼？今天你想了些什麼？我們的事情你知道嗎？今天是怎樣冷喲！

唉，只要我的信早早達到你就好。不然時我將要四個月得不到你的信息。我看見最近兩月中你送錢給我的信封；姓名地址是你的筆跡，我很快樂，知道你安好。

當我回頭看看過去，想起多少的光陰曾經白白地虛糜了，多少的光陰是遺失在錯覺中，



在過失中，在怠惰中，在生活方法之不明瞭中的時候，想起我怎樣地不惜光陰，我怎樣地違了心，背叛了精神，做下了罪孽的時候——我椎心泣血了。生命是一件珍賜，生命是一種幸福，每一分鐘可以是一個幸福的時代。『少年時就要曉得！』（註四）現在，改變了我的生活，我在一個新的面目裏重新降生了。哥哥！我對你宣誓，我將要不失去我的希望，將要保守我的精神我的心純潔不染。我將要重新被產生成為一個好些的東西。那就是我整個兒的希望，我整個兒的慰安了！

監獄中的生活早已把我的不十分純潔的肉的要求殺盡了；從前我對於自己很少注意的。現在，生活的枯窘於我一些都沒有什麼不得了，所以請你不要憂愁任何物質的匱乏會苦死我。這是不能的！唉！要有健康！

請了，請了，我的哥哥！我何時再寄信給你呢？你將要從我這裏接到旅行的報告，詳細得如我所能夠。只要我能夠保持着我的健康，一切都很好了。

好，請了，請了，哥哥！我緊緊地擁抱你，我緊緊地吻你。請心中沒有苦痛地想着我吧。不要憂慮，我祈求你，不要為我憂慮！在下一次的信裏，我將要對你講我怎樣地過着。記住我對你說過的話：計劃好你的一生，休要把牠虛度了，安排你的命運，想想你的孩子

(363)

們。啊，當心你們自己，當心你們自己！請了！我現在從珍愛的一切的面前擺脫了我自己；離開牠是椿痛苦的事喲！把一個人自己分了兩個，把心兒分了兩個，是椿痛苦的事。請了！請了！但是我將要再見你，我堅信——我希望；不要變易，愛我，不要讓你的記憶冷下去，對於你的愛的想念將要成爲我生命中最上的一部分。請了，請了，再說一遍吧！諸位請了！

——你的弟弟：

費沃特，陀斯妥夫司基。

——十二月兩二日，一八四九。

我被逮時，有幾本書都被拿去了。其中只有兩本是禁書。你願意把其他的書拿給你自己的否？但是有這個請求：其中有一本是范萊林美哥夫集：他的批評文——友瑾娜比特羅芙娜的本子。這是她的寶藏，她借給我的。我被逮時曾懇警吏把牠還她，而且把住址給他。我不知道他已經還她不會。請你打聽打聽！我不願意從她那裏把這紀念物拿去了。請了，請了，再說一遍吧！



——你的——

費陀斯妥夫司基。

——（在橫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必須步行，或者騎了馬去。我相信我將要騎了馬去。或者的！

再握握愛密萊費沃特羅芙娜（註五）的手，吻吻小孩們。替我向克蕾芙司基（註六）致意：或者……

請你對我更詳盡地寫述你的被逮，你的監禁，以及你的釋放。

（註一）陀斯妥夫司基欠克蕾芙司基的債，是用一個小孩子的故事償還的。

（註二）友瑾娜比特羅芙娜是陀斯妥夫司基的朋友，詩人阿普龍美哥夫的母親。

（註三）阿普龍美哥夫的父親。

（註四）原文爲法文：Si jeune savait 是法國成語。本有兩句：Si jeune

savoit; si villosse pouvait. 大意是一個人少時就明白，老大不至懊

悔。

(365)

陀斯妥夫司基致兄米海爾書

九

(註五)米海爾的夫人

(註六)陀斯安夫司基之友，一個新聞家。陀安夫司基曾欠他錢的。

譯者附註：這是從倫敦 Chatto & Windus 出版的 S. S. Koteliansky and J. M. Murry 的

英文譯本重譯的。(註四——六)都是譯者加進去的。

# 林則徐照會暎咭喇國王公文

劉復

## ——襍覽之十六——

我們說到英國人，就不免要想到：這是頂括括的 Gentleman，然而不幸，同時不免要想到：這是販買鴉片的人。從鴉片又不免要想到林則徐，因為他得罪了 Gentleman，闖下了彌天大禍。雖然他後來被 Gentleman 明正了典刑，在印度昇屍遊街，我們痛定思痛，總不能不切齒恨他，尤其是在『此刻現在』崇拜 Gentleman 的時代。他當時怎樣野蠻，我們不大知道，不過無論如何，野蠻總是一定的。我最近在廠甸中看見了一本『照會暎咭喇國王公文』，鏤刻極精，朱墨套印，打開一看，却是他的大手筆。嘿！不看猶可，一看真要氣炸了肺！原來他竟敢如此蠻不講理，竟敢如此刮剝 Gentleman 的臉皮，則後來之身死異國，為天下後世笑罵，在文言應曰『亦固其所』，在白話則應曰『活該』也。乃連忙掏出銅子三十七枚半，合大洋一毛整，買回此書，又連夜抄一副本，寄語絲發表，欲普天下人讀之，一齊大叫一聲『活該』

也。文中有尤其該死不堪處，本擬照老先生批文章的方法，大打其槓子，惜鉛字中無槓子銅模，故以圈代之；先此聲明，幸勿誤會。

兵部尙書兩廣總督部堂鄧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兩江總督部堂林

爲

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怡

照會事洪惟我

大皇帝撫綏中外一視同仁利則與天下公之害則爲天下去之蓋以天地之心爲心也貴國王累世相

傳皆稱恭順觀歷次進貢表文云凡本國人到中國貿易均蒙

大皇帝一禮公平恩待等語竊喜貴國王深明大義感激

天恩是以

天朝柔遠綏懷倍加優禮貿易之利垂二百年該國所由以富庶稱者賴有此也惟是通商已久衆夷良

莠不齊遂有夾帶鴉片誘惑華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顧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

所共憤

大皇帝聞而震怒

特遣本大臣來至廣東與本

總督部院  
巡撫部院

會同查辦凡內地民人販鴉片食鴉片者皆應處死若追究夷

人歷年販賣之罪則其貽害深而攬利重本爲法所當誅惟念衆夷尙知悔罪乞誠將躉船鴉片二

萬二百八十三箱由該國領事義律稟請繳收全行燬化經本大臣等據實具奏幸蒙

大皇帝格外施恩以自首者情尙可原姑寬免罪再犯者法難屢貸立定新章諒貴國王嚮化傾心定能

諭令衆夷兢兢奉法但必曉以利害乃知

天朝法度斷不可以不懷遵也查該國距內地六七萬里而夷船爭來貿易者爲獲利之厚故耳以中國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獲。之。厚。利。皆。從。華。民。分。去。豈。有。反。以。毒。物。害。華。民。之。理。卽。夷。人。未。必。有。心。爲。害。而。貪。利。之。極。不。顧。害。人。試。問。天。良。安。在。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固。明。知。鴉。片。之。爲。害。也。既。不。使。爲。害。於。該。國。則。他。國。尙。不。可。移。害。况。中。國。乎。中。國。所。行。於。外。國。者。無。一。非。利。人。之。物。利。於。食。利。於。用。並。利。於。轉。賣。皆。利。也。中。國。曾。有。一。物。爲。害。外。國。否。况。如。茶。葉。大。黃。外。國。所。不。可。一。日。無。也。中。國。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則。夷。人。何。以。爲。生。又。外。國。之。呢。羽。嗶。嘰。非。得。中。國。絲。斤。不。能。成。織。若。中。國。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圖。其。餘。食。物。自。糖。料。薑。桂。而。外。用。物。自。綢。緞。磁。器。而。外。外。國。所。必。需。者。曷。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既。非。中。國。要。需。何。難。閉。關。絕。市。乃

天朝於茶絲諸貨悉任其販運流通絕不靳惜無他利與天下公之也該國帶去內地貨物不特自資食

林則徐照會英咭喇國王公文



故新例於帶鴉片來內地之夷人定以斬絞之罪所謂爲天下受害者此也復查本年二月間據該國領事義律以鴉片禁令森嚴稟求寬限凡印度港脚屬地請限五月英國本地請限十月然後即以新例遵行等語今本大臣等奏蒙

大皇帝格外天恩倍加體恤凡在一年六箇月之內誤帶鴉片但能自首全繳者免其治罪若過此限期仍有帶來則是明知故犯卽行正法斷不寬宥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我

天朝君臨萬國儘有不測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誅故特明宣定例該國夷商欲圖長久貿易必當懷遵憲典將鴉片永斷來源切勿以身試法王其詰奸除惡以保乂爾有邦益昭恭順之忱共享太平之福幸甚幸甚接到此文之後卽將杜絕鴉片緣由速行移覆切勿諉延須至照會者

附載現行新例

一夷人帶有鴉片烟來內地圖賣者爲首斬立決爲從絞立決所帶貨物概行入官仍予一年六箇月限期如於限內自首將烟土全行呈繳者免其治罪（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九日奉到諭旨起扣至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限滿）



# 詩 歌

三版 野 草 魯迅著散文詩  
實價三角半

揚 鞭 集 上 劉半農著  
實價四角半

揚 鞭 集 中 劉半農著  
實價六角

瓦 釜 集 劉半農著  
實價四角

三版 春 水 冰心女士著  
實價五角

三版 浪 花 C F女士著  
實價五角

微 雨 李金髮著  
實價六角

食 客 與 凶 年 李金髮著  
實價六角

二版 夜 哭 焦菊隱著  
實價三角半

二版 晨 曦 之 前 于鑾成著  
實價四角

昨 日 之 歌 馮至著  
實價四角

深 誓 章衣萍著  
實價二角半

十 二 個 胡 數 譯  
實價三角半

國 外 民 歌 譯 劉半農譯  
實價五角半

二版 客 音 情 歌 集 鍾敬文編  
實價三角

二版 樵 歌 章衣萍校點  
實價八角

香 篋 集 劉半農校  
實價二角半

戰 鼓 蔣光慈著  
印刷中

心 曲 一 懸 著  
印刷中

影 兒 林 德 著  
印刷中

# 無題之十四

廢名

(接本刊一三二期上的楊柳)

一

三啞挑完了水，小林一個人還在河上。

他真應該感謝他的三啞叔。他此刻沈在深思裏，游於這黃昏的美之中，——當細竹去了，三啞未來，他是怎樣的無着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謝，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時間推移是一樣，推移了而並不向你打一個招呼。

頭上的楊柳，一絲絲下掛的楊柳——雖然是頭上，到底是在樹上呵，但黃昏是這麼靜，靜彷彿做了船，乘上這船什麼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簡直是舉楊柳而喝。

「你無須乎再待明天的朝陽，那樣你綠得是一棵樹。」

(873)  
真的，這樣的楊柳不只是一棵樹，花和尚的力量也不能從黃昏裏單把牠拔得走，除非一隻筆一掃，——這是說「夜」。

「叫牠什麼一種顏色？」

他想一口說定這個顏色。可是，立刻爲之悵然，要跳出眼睛來問似的。他相信他的眼睛是與楊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走過樹行，上視到天，真是一個極好的天氣的黃昏的天。望着天笑起來了，記起今天早晨細竹厲聲對琴子說的話：「綠了你的眼睛！」這是一句成語，凡有人不知惡漢的利害，敢於惹他，他便這樣說，意思是：「我你也不看清楚！」細竹當然是張大其詞，因琴子無意的打了她一下。小林很以這話爲有趣，用了他的解釋。

但此刻他的眼睛裏不是綠字。

踱來踱去，又踱到樹下，又昂了頭——

「古人也曾說柳髮——」

這樣就算是滿足了，一眼低下了水。

「呀！」

幾條柳垂近了水面，這纔看見，——還沒有十分捱近，河水那麼流，不能叫柳絲動一動。

他轉向河的上流望，彷彿這一望河水要長高了這一個方寸，楊柳來擊水響。

天上現了幾顆星。河卻還不是那樣的闊，叫此岸已經看見彼岸的夜，河之外——如果真要畫牠，沙，樹，尙得算作黃昏裏的東西。山——對面是有山的，做了這個 horizon 的極限，有意的望遠些，說着山……

看不見了。

想到怕看不見纔去看，看不見，山倒沒有在他的心上失掉。否則舉頭一見遠遠的落在天地之間了罷。

「有多少地方，多少人物，與我同存在，而首先消滅於我？不，在我他們根本上就沒有存在過。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識，那怕畫圖上的相識，我的夢靈也會牽進他來組成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夢——可以只是一棵樹。」

是的，誰能指出這棵樹的分際呢？

「沒有夢則是什麼一個光景？……」

這個使得他失了言詞，他有點怕。我們平常簡單的稱之曰「睡」。

“……that vivid dreaming which makes the margin of our deeper rest.”

念着英國的一位著作家的話。

「史家莊呵，我是怎樣的同你相識！」

奇怪，他的眼睛裏突然又是淚，——這個爲他遮住了是什麼時分哩。

這當然要叫做哭呵。沒有細竹，恐怕也就沒有這哭，——這是可以說的。爲什麼

呢？……………

星光下這等於無有的晶瑩的點滴，不可測其深，是汪洋大海。

小林站在這海的當前卻不自小，他懷抱着，——這是愛。

「噯呀！」

這纔看見夜。

在他思念之中夜早已襲上了他。

望一望天——覺得太黑了。又笑，記起兩位朋友。一年前，正是這麼黑洞洞的晚，三人

在一個果樹園裏走路，N說：

「天上有星，地下的一切也還是有着，——試來畫這麼一幅圖畫，無邊的黑而實是無量的色相。」

T 思索得很窘，說：

「那倒是很美的一幅畫，苦於不可能。比如就花說，有許多顏色的花我們還沒有見過，當你着手的時候，就未免忽略了這些顏色，你的顏色就有了缺欠。」

N 笑道：

「我們還不知道此時有多少狗叫。」

因為聽見狗叫。

T 是一個小說家。

## 二

(377)

史家奶奶琴子兩人坐在燈下談天，盡是屬於傳說上的。這回的清明對於史家奶奶大大的不同了，歡歡喜喜的也說過節。原因自然是多了小林這一個客。老人，像史家奶奶這樣的人，狂風怒濤行在大海，恐怕不如我們害怕；同我們一路祭奠死人，站在墳場之中——青草也堆成了波呵，則其眼睛看見的是什麼，決不是我們所能夠推測。往年，陪了琴子細竹去上坟，回轉頭來，細竹常是埋怨琴子「不該吊眼淚，惹得奶奶幾乎要哭！」她實在的覺得奶奶這麼大的年紀不哭纔好。然而奶奶有時到底哭了一哭，她也哭而已，算是「大家傷心」

場，「哭就同是傷心，吊眼淚就是哭，——本來，淚珠兒落了下來，那里還有白頭與少女的標記呢？但這都不是今年的話。今年連琴子也格外的壯觀起來了，「清明是人間的事，與大地原無關。」奶奶同她談，她恰用得着野心二字，——這在以前是決沒有的。

一個人實在可以改變大家的天地。

這時小林徘徊於河上，細竹也還在大門口沒有進來。燈點在屋子裏，要照見的倒不如說是四壁以外，因為琴子的眼睛雖是牢牢的對住這一顆光，而她一忽兒站在楊柳樹底下，一忽兒又跑到屋對面的麥壠裏去了。這一些稔熟的地方，誰也不知誰是最福氣偏偏趕得上這一位姑娘的想像！不然就只好在夜色之中。

「清明插楊柳，端午插菖蒲，艾，中秋個個又要到塘裏折荷葉，——這都有來歷沒有？到處是不是一樣？」史家奶奶說。

「不曉得。」

琴子答，眼睛依然沒有離開燈火，——忽然她替史家莊唯一的一棵梅花開了一樹花！  
這棵梅花長在細竹家的院子裏。

這個新鮮的思想居然自成一幕，剛纔一個一個的出現的都不知退避到那一角落裏去了。



抬頭，很興憤的對奶奶道：

「過年有什麼可插呢？要插就只有梅花。但梅花太少。」

史家奶奶的眼睛閉住了，彷彿一時覺得燈光太強，而且同小孩子背書一般隨口這樣一聲：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話出了口，再也不聽見別的什麼了，眼睛還是閉着。這實在只等於打了一個呵欠，一點意思也沒有。而琴子，立時目光炯然，望着老人，那一雙眼睛就真是瞎子的眼睛她也要牠重明似的，道：

「奶，過年家家貼對子，紅紙上寫的也就是些春風楊柳之類。」

「哈，我的孩子，——史家莊所有的春聯，都是你一人的心裁，虧你記得許多。」

「細竹倒也幫了許多忙。」

琴子笑。連忙又道：

「她跑到那里玩去了？還沒有回來。」

「想是到她自己家裏去了。小林兒也沒有回來哩，——他跑到那里去了，外面都是漆黑

(380)

的？」

沒有答話，靜得很。

燈光無助於祖母之愛，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來——真是「隨風潛入夜」。

細竹回來了。步子是快的，慢開口，隨便的歌些什麼。走進這屋子的門，站住，一眼之間，看了一看琴子，又看史家奶奶，但沒有停唱。

「小林哥哥那里去了呢？」史家奶奶問。

「他還沒有回來嗎？」

這個聲音太響，而且是那樣的一個神氣，碰出了所經過的一切，史家奶奶同琴子不必再問而當知道。

「一定還在那里，我去看。」

琴子的樣子是一個 *Statue*——當然要如 *Hermione* 那樣的一個 *Statue*，耑候細竹說。

這個深，却不比小林的深難於推測，——她自己就分明的見到底。此後常有這樣的話在她心裏講：「我很覺得我自己的不平常處，我不胆大，但大胆的絕對的反面我又決不是，我的靈魂裏根本就無有畏縮的地位。人家笑我慈悲——這兩個字倒很像，可惜他們是一般婦人女子

的意義。」想了這麼些，思想的起原反而忘記了：對了小林她總有點退縮，——此其一。這一個實在無道理，太平常。不過世間還沒有那大的距離可以供愛去退縮。再者，她的愛裏何以時常飛來一個影子，恰如池塘裏飛鳥的影子？這簡直是一個不祥的東西——愛！這個影，如果刻出來，要她仔細認一認，應該像一個「妬」字，她纔怕哩。

聽完那句話，又一手拉住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妹妹，而且笑——

「你去看！」

自然沒有說出聲。

細竹就湊近她道：

「我們兩人一路去，他一定一個人還在河上。」

「你們不要去，我點燈籠去。」

史家奶奶說。

＊

＊

＊

黑夜游出了一個光——小林的思想也正在一個黑夜。

「小林兒！」

「奶奶嗎？嚶呀，不要下墳，我正預備回來。」

這些地方，史家奶奶不要燈籠也不會失足的。光照一處草綠——史家奶奶的白頭髮也格

外照見。

# 野戰病院

徐鶴林

——新都的贈品之一——

——老海，你這樣盛意拳拳的留我喫飯，你可有幾種使我喜悅的小菜？

——紅燒鴿，炒子雞，這都是我的當差精心烹製的。我就爲了嗜好這兩樣東西格外容忍這當差的壞脾氣。老徐，你等一忽兒親嘗着，便叫你相信我是天字號知味的人，……：味道真好！

——啊，鴿子！我愛的同生命似的。醫官！快吩咐你廚子加足火力……：除此之外，你還有什麼？

——那我記不清這許多，嵌火腿的香菇，本南京的上等板鴨，……：就如那原封的陳花雕，照例是我親手開取的。老徐，我記得你很會喝兩杯，你真好福氣，我今天恰恰有心意同你開懷開懷！……：……

(383)

半個鐘頭之後，我就同這良善的醫官在小餐室裏對酌起來。起先，那配藥室裏透過來的

藥膏氣，那診察室裏透過來的血腥氣，都使我發生欲嘔的難堪。現在，這醫官所特別賞愛的佳肴美酒都在我們面前熱騰騰地噴氣，而且我們對坐在這豐殺盛饌之前，我們的靈魂特別快活起來，一種平常所無的喜悅詞句，一種合板同腔的可愛意見，一種突如其來的熱烈友誼，就在這可敬的小餐桌上面交換起來聯絡起來了。

朋友們！我確實愉快極了。

忽然，那大開着迎接涼風的玻璃窗子外傳來幾聲大喊：

——發餉！發餉！

我這良善的朋友，立刻面色變得蒼白，停了酒杯，側耳傾聽外面的嘈雜聲，好像一個人發現到有劫臨頭似的。然後顯得異常憂鬱地低語我道：

——我的院長回來了，我去去就來，你好好用一點，……

院長，原來院長回來了，于是我立刻浮上這野戰病院院長的印象：多角形的腦袋露着油光光的天靈蓋，濃眉下面躲着兩顆又大又圓又透明又險惡的瞳人，滾圓的黑面孔翹着兩抹帶黃的短鬍子，大塊頭的軀體稍嫌臃腫點，……第一次我在這病院裏看見他，他方躺在睡椅上擠眉鎖眼好像計算什麼；第二次看見他，他在路上正嘻皮笑臉招呼一個俏皮女人；……

把這先後兩種極不相同的神情組織起來，我便判斷定這是一個既會弄錢又愛狎邪的壞蛋！

外面的人聲越覺沸騰起來了，於是我就離開餐室跑了出去，就只聽得四面病房裏發出急促的步聲，嘈雜的喊聲，聲聲混在起身下床的動作中間。原來一部分傷兵已把院長包圍起來，其餘還剛才從各人起臥的病房裏奔出來，真不像樣呀！頭部全裹在綑布裏的，臂膀搭在胸前吊布上的，運用小板凳代腳的，全斷了腿匍匐在破毯上的，統統向院長辦公室圍集過來。還有幾十個帶着棍子，竿子，叉子，所有隨手拖得到的能够代武器的傢具都舉起來像追逐野獸般的。從他們嚷起的一種驚人的嘈雜的呼聲中間，稍能聽清楚幾人尖銳的語句：

——發餉！發餉！發我們二個月的欠餉！……

——你吃去我們的餉，賊！……

——我們犧牲，……我們還要挨餓！……

——我們的餉，是我們的生命換來的，……

——你扣我們的端午的節賞！

——你兀自把酒精當柴燒……忘八！

——又不添辦藥品，……你這強盜！……



院長還有辨白的勇氣呢！他仍舊那套栗色細呢的美麗軍服，他的臉色稍稍慘白點使我覺得些微可憐。看他登在窗邊桌子上，用一種莫奈何的神氣解釋起來。我呀，我只斷斷續續的聽見他說：

——財政困難，……同志們，上頭領不到，……我知道的，……我剛從軍需處來，……同志們！你們的功績，……我很公開，……過幾天有，……我……

這不着邊際的答覆能够使飢忿交集的負傷同志滿意嗎？這一杯水一般簡少的誠意能够把二百多個傷兵胸中燃燒着的火燄澆熄嗎？……一種更利害的咒罵，一種更可駭的騷動，截斷院長的演說了；院長先生才明白解釋的枉然，才懂得危險的到臨，便貓一般跳下桌來，向裏室隱沒了去。于是更有一種高音符的喊聲凌諸聲而上：

——打！……打！打！

——打！打！……打！

——打！打！打！……

事情更其壞了：他們踏到椅子上，他們攀到桌子上，窗鏡碎了，壁板破了，頓足的聲音，擂拳的聲音，「打打」的聲音，「彭朗彭朗」的聲音，……無了期的騷動，無了期的

混亂，這可憐的病院陷入戰爭的牀態了。我始終站在餐室門檻上，我悲愁，我恐怖，我發寒發熱……

正在這時，一排荷槍的軍士，頭頂轟起喇叭，從院門外奔進來，（德律風萬歲！）一奔進來就散成一條弧形的陣勢，各把槍拿在手中默立待命。那短小精悍的好排長遂離開隊伍走近傷兵們跟前，裝得如此和藹，裝得如此坦白，裝得如此精練，把手舉在頭頂連連搖動，大聲喊：

——聽我說，聽我說，……同志們……請退開，請退開，……同志們，一切有辦法，一切有辦法，……聽我勸，聽我勸！……

和藹使人感動，坦白使人愛戴，精練使人信服，好排長奏全功了：于十分鐘間，就只見傷兵們退走到病室裏去，退走到廚房裏去，退走到院門外去；幾個出衆的傷兵，留在排長跟前嘮嘮叨叨訴苦：人家不是搗亂，短欠這樣，尅扣那樣，人家實在忍無可忍……好排長仍然那般和藹，只是連連點頭。

(387)

我那良善的醫官老海呢，他方才出現在我眼前，他當心够了，他忙碌够了，他恐慌够了，人家只見他跳到電話匣子跟前站一些時，又跳到大門門檻上站一些時，……他對我嘆

了一聲疲勞的長氣，他還有記憶請我繼續用餐呢！青天是我的證人，我肚裏已裝滿石塊了！

……

(保留)

# 南居印象三則

沈美鎮

## 一 椰子樹

一排葱蘢的叢林橫在你的眼前，驀地你就能够指出那一頭，那一枝，或那顆葉是椰樹。正因為椰樹有很特出的體態，容易映入心幕內而牢記不忘的。在深印於我的記憶中的椰樹，分明地記得他有瘦長而纖腰灣灣的身體，從梢頭突然表出十幾支綠條來，尖長的葉兒就在綠條的兩旁下垂着。微風徐徐吹來，這葉兒雖沒有和少女的垂髮似的柳條那樣散亂地交舞着，但也會顯出不很自然的搖曳來。椰樹不但有那麼柔美的體態，並且還有與人有益的生產，這就是每年數次所結的果實。記得馬來人有這麼一句俗諺：『禾場一羅隆（約一英畝的三分之一），椰子念五株，即足維持一家生活』。從這寥寥數語，就足窺見椰樹的益處，對於南洋土人的生活更有偌大的貢獻了。因這緣故，任是驚濤駭浪湧着的海濱近處，或則內地村落裏的人家門前屋後，總可以瞥見椰樹的情影，點綴於叢林密竹之間，或者成行排植着。有人說椰樹似為長夏的象徵，此喻誠然是不虛的。

(389)

說起椰樹，不禁教我記起和椰樹有關係的事來。那是當着朝霧未散的早晨，五色縹渺的朝旭，還在東方森沉的空氣裏；一層層濃郁的露水洒滿了四郊的枝葉上。在這當兒，便可見着數十隻成羣的小鳥，在空際盤旋疾飛，終而落在椰樹梢頭。這羣鳥飛到梢頭，爲的是啄食椰花，所以這種鳥與物主很是有害，因爲被他啄食過的椰花，便不能結子了。這種鳥名叫甘蔗鳥，身體比月鴿小些，狀如鸚鵡，全身披青色，但嘴和兩足略紅，雄的尾巴還導着二片黑色的長毛，看去很令人可愛。體力很強健，所以飛得很快。當着他們羣集在椰樹梢頭時，不常傳出『辟拍辟拍』的兩翼相觸的聲音，和時續時斷的尖銳觸耳的『吱』的一聲。他們趁着朝霧迷濛時候，時而飛到這頭椰樹上，時而飛到那頭椰樹上，一直等到朝陽灼光時，他們纔相率飛去，日間便看不見他們的踪跡了。

## 二 橡皮園裏的野豬

就在距離我居住底N埠約二小時的水路遠的小村落裏，我家裏開闢了一座橡皮園。園裏的橡樹已經有了七八年的生命了，樹身最大的成人兩手也抱不過，但高不到十丈，惟枝葉却很繁茂，蔚然成蔭，雖五六月的光也很難透過葉縫映射到地下。因爲這個緣故，陰影下的泥土很是潮溼，草也是患了疥癬的頭髮一般，疎薄的長着。溼泥上印着雜亂無章的足印，一

望而知這是園丁在早晨取樹膠汁所經過的行迹了。

園裏除了早晨外，好是孤凄寂靜，只有時聽到辟辟拍拍好似鞭砲似的斷斷續續的悶響着。當每個聲音發出後，接着就掉下經已裂開的橡樹的實。如果我們在樹蔭下走一趟，就會看見無數的滑溜溜的黑色的實，和C字形的殼滿佈地上。大概橡樹的實是有含滋養質料的，所以無論夜間也好，夕陽晚照的時候也好，園裏總有野豬的踪跡，走來吃橡樹實的。

有一天，太陽仍在樹梢頭的時候，我在園裏徘徊了半響，起初我的視線只注視到橡樹身上割去的痕跡上去，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忽的沙沙發出樹葉著地的聲音，猛抬頭，只見園角的那邊走出三四匹小野豬，踉蹌的沿着園邊走去。當時我和他們的距離多不過二百呎遠，但他們絕不畏縮，只顧用他一張口筒在地上東吻一下西吻一下，他們的窈窕的身材，又活潑，又生動，看去真令人可愛，絕沒有像家畜的那麼蠢笨反使人生厭。當時我想要是我是一個獵者，他們的生命早操在我的手中了。過後不久，他們終於遲遲消失於園外叢林中了。

### 三 採薪迷途

有一回，住在街市後面的幾家貧婦，在清早時分便划舟到離街市不太遠的小港裏去，採薪是她們此行唯一的目的。不知怎的？一去不返，直至黑茫茫的夜神降來，街市上家家屋屋

(391)

都上了燈，她們還不見回來。起初，她們的家裏和鄰近的人們，也曾把這件事實當作談話的題材談個不休，都說她們這一次的採薪一定很有成績，所以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來。說時個個都現出幾分羨慕和喜悅的氣概。

但到了夜深，她們的踪影仍是渺然，家人等候得有些着急，剛纔說話時的嬌欽，因為不能應驗，早把『好成績』這個念頭掉開，而代替以掛慮和恐慌的心思了。但依據有經驗的人說，她們到此刻不能回來的原因，並非中途發生了什麼災難，乃係被鬼所蒙而迷途了。於是她們的家人即根據這話，決定星夜去跟踪追尋。出發時帶了幾下具銅音（這是一種樂具，圓形，敲之其聲甚嘹亮，）想藉着銅音所發出底嘹亮的響聲，使迷路的她們聽了能够追聲出迷路，這個辦法倒也極盡巧妙之能事的。

約莫就在雞唱的時候，終於迷途的她們和追尋的人一起回來了。

她們這一次迷路，受驚與挨餓自然是免不了的。據說當着她們在林際暗影下徘徊時，東去也不通路，西去也不通路，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搜尋了半夜仍在原處盤桓。……這種情形，大概就和兒童捉迷藏的情形差不多吧。

十七，一，十七。



# 「幻象的殘象」前記

許欽文

這些雖然都可以算是並無其事的幻象的殘象，我却當作若有其事的忠實地寫下來的。如果有了和事實相差的地方，那應該說是無意中的過失，並非故意的改變。

在春季，我從我覺得冷靜得死氣沈沈的區域趕到遠望很是鮮明的這裏來。動身的前一天還把煤爐燒了過夜，到了目的地，果已桃紅柳綠了。可是過得不多時候，桃花一謝，楊柳也就減了色。我却依然逗留，一直到了現在。除去因為空前的大病，蟄居病院和旅館裏三個月，合計已有半年多了。其間從外出和客來，以及就在近處的周圍，看到了許多形形色色的活劇，聽到了不少有聲有色的故事。在唱書改文之暇，於無聊的寂寞中，便隨時寫下我浮在腦間的字句來；如今集合起來，就成了這個。

(898)

我來這裏並無寫集這個的預期，我原想不是這樣地做這樣的事情的，只是人事雖繁，機會雖多，而我，有的是幹不來，有的是以為還是不幹好，有的是不讓我幹；這在自己很明白，我底不會主張：

只有這樣才一定對，

不是這樣一定是錯的了，

這原是因為十多年來所受心的創傷未愈的緣故。我似在苟安，這好像是託辭，然而身心健全的人，怕是不願有所推託的罷。我連病期算在內，將近一年以來，除此以外，無非額上皺紋深刻了點。身病易痊，未知我這心的創傷何時能愈，也許永遠如此罷，但誰不想早日病愈呢？

記得這集開始是爲着月浪編輯副刊要稿子，他由記者而官，而官仍兼記者，而只官不再兼差，而棄官而也唱書改文，而不知也將怎樣。而此集的結束就在目前；分量是近日寫得最多，因為較爲空閒，正和寫回家的前半的時候一樣，結束了書文，在等發欠薪做盤川的。

如今浮在腦間，尙未寫出的，還有「證婚之官」底故事，喫了結婚酒回到產房趕緊打開佛經來看的底故事，以及給人陪伴新娘也就給人做了新娘的底故事；然而旅費已經籌得，「前」了此「記」，就要整理衣裝，預備重行泊漂；印象不會久浮，無須嘖哩咕嚕了！

應得在這裏聲明的是：我對於這裏所記的，無論在記載以前，正在記載的時候，記了以後直到現在，以及將來恐怕也是這樣，並沒有攻擊的心思，也不存讚揚的目的。或者以爲

「既然如此，何必如此？」則我就說，「我是只有這樣的筆的！」

也得在這裏表示感謝的是：親自告訴了我故事而且准我發表，以及祥詳細細地報告了我見聞所及的；因為，無論如何，這終究使我在無聊的寂寞中暫且避過了寂寞的無聊！

我對於這集，不想有人重視，也不希望人注意，因為我覺得這原不值得重視，也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我自己不願忽視，因為，快一年來，我除此只有額上的皺紋深刻了點了！

在這裏，無論字句，言行，思想和情調都不免有相似的地方，這我並非不知遠避重複，實在因為原是當作若有其事的忠實地寫下來的，雖然原都可以算作並無其事的幻象的殘象。

以黨治國之第一屆寒假，

許欽文記於春梅尚未盛開臘梅多已謝落的湖畔。

司徒喬作封面  
葉靈鳳作插畫  
綠漪女士  
結婚紀念冊

# 綠天

北新書局出版

實價四角

這一本集子是小小銀翅蝴蝶的故事，鴿兒的通信，小貓，我們的秋天，綠天，厄，收穫等七篇文字的合訂本。這七篇文字，都是描寫她結婚後的生活；有的是寫的閨房逸致，有的是寫的別後離情，有的是寫的家庭瑣事，有的是寫的田野風光。新婚後生活的各方面都極細膩極動人地留下一個照片。

綠漪女士對於新舊文學都有過精密深刻的研究；加以她一枝天賦的生花妙筆，一副多情的銳敏眼光，無論什麼事物，到了牠的眼裏，流入她的筆端，就都成了旖旎風流的妙文，使人讀之，得到一種清醒的陶醉。因為她的表情，是既深而厚，她的文筆却既淡且疏。這裏的幾篇，也有在北新上發表過的，也有在語絲上發表過的，讀者想還味到讀時的雋永餘味，不以我們這些話爲過誇吧。

# 隨感錄

九五 罪人

豈明

十八年前用古文所譯的何加利小說黃薔薇于去冬出版了。因爲是用古文譯的，有些民歌都被譯成五言古詩了，第二頁上一個牧牛兒所唱的一首譯如下文：

不以酒家壇，近在咫尺間，

金尊與玉盃，此中多樂歡，

不以是因緣，

胡爾長流連，不 Early 相歸還？

譯語固然原也欠亨，但刊本第二行下句排成了「此中多樂歌」，便是不行了。印書有錯字本已不好，不過錯得不通却還無妨，至多無非令人不懂罷了，倘若錯得有意思可講，那更是耍不得。日前讀靳德峻君的人間詞話箋證（北京文化學社出版，書中未註明原著者姓名，大約因爲大家都已知道是王靜安之作的緣故罷？）至第十二頁，註中引陶淵明飲酒詩，末二句

(897)

(398)

云：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罪人。

這也錯得太有意思了。所以我嘗是這樣想，一本書的價值，排印，校對，紙張裝訂，要各佔二成，書的本身至多纔是十分之四，倘若校刊不佳，無論什麼好書便都已損失了六分光了。

## 九六 女子的文字

豈明

北新半月刊二卷四號上有天廬君的一篇「性的搏鬪史之一頁」，第四十六葉上云，

「日本女子操文另有一種特殊風格及成語的。據 Crawley 氏說，日本字母片假名 (Katakana) 專為男子用的，平假名 (Hiragana) 則為女子所專用。」(案原文片假名平假名互易，與所註羅馬字不符，今姑據註文代為對調。

這所說似乎與事實不合。日本古時雖有過「男文字」的名稱，乃是指漢字，蓋隋唐以來日本採用中國文化，最初用漢字撰文，及假名後起，士大夫似仍不屑寫，以為只宜于婦女子之用，有如朝鮮之「諺文」。但此種情形不久便見變更，平安朝詩人紀貫之用假名文著「土佐日記」，為日本文學佳作之一，英人亞斯敦 W. G. Aston 在所著日本文學史六十八葉上曾

這樣說：

「貫之在日記卷首告訴讀者，云日記平常多係男子所作，今仍試寫女子之日記，這就是說，此書用假名和文，非用漢文所寫也。」

本來說得也還明白，但西洋人或者因了這些記錄便傳訛出去了。Crawley 大約是那有名的神祕的薔薇 (The Mystic Rose) 的著者，不過關於東方事情未免也有點弄不清楚，往往把牠們看得太是一千一夜式的，有如霧裏看花，雖美而總不很真也。

日本女子，特別是年青女子的說話，却確實有一種特殊風格。語助辭與讀音的變化為其主要分子，如自稱普通用 *Watakushi* 或 *Watashi* 則變為 *Atashi* 以至 *Atai*，即是顯著的一例，但此種區別乃是自然的，仿佛含有些蠱惑之力，這實在可以說性的牽引而非性的搏鬥的事了。

## 九七 爆竹

豈明

(399)

北京近日又過戊辰新年，官廳發行通行曆紀念曆，人民則大放其爆竹，——誠然，今年比較的少了，因為民窮財盡了，但總之仍不愧稱為大放。語云，驚弓之鳥，漏網之魚，言其

受過危險，有所做戒也，而我國民乃不然。自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在大城內施放槍砲以來，北京四周不知有過幾次戰仗，皖直奉直，名稱已難悉記，大砲，機關槍，飛機炸彈，聲响豈遂盡忘，而市民事過情遷，無所做戒，亦無記憶，時節既屆，衝動復發，則仍燃放其種種爆仗，噫，他們蓋超出魚鳥之外了。借問爲何而放爆仗？則求升官發財也。問放者爲誰？則士商農工，即所謂第三第四階級，中國之四民全體是也。

中國人總喜歡看樣，我們于是有第三第四階級的名稱了，但事實上中國有「有產」與「無產」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別，有產者在升官發財中而希望更升更發者也，無產者希望將來升官發財者也，故生活上有兩階級，思想上只一階級，即爲升官發財之思想。有產者可以窮而降于輿臺，無產者可以達而升爲王侯，而思想不發生一點變動，窮時承認該被打屁股者即達時該打人屁股，反正不同而是非則一也。朱元璋以乞食僧升爲皇帝，爲暴君之一，此雖古事，可以例今。故中國民族實是統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則平等，即統一于「第三階級」之升官發財的渾賬思想。不打破這個障害，只生吞活剝地號叫「第四階級」，即使是真心地運動，結果民衆政治還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革命文學亦無異于無聊文士的應酬，更不必說投機家的運動了。現代的社會運動當然是有科學根基的，但許多運動家還是



浪漫派，往往把民衆等字太理想化了，憑了民衆之名發揮他的氣焰，與憑了神的名沒有多大不同，或者還在有點宗教性質的事業上也是不可免的罷？